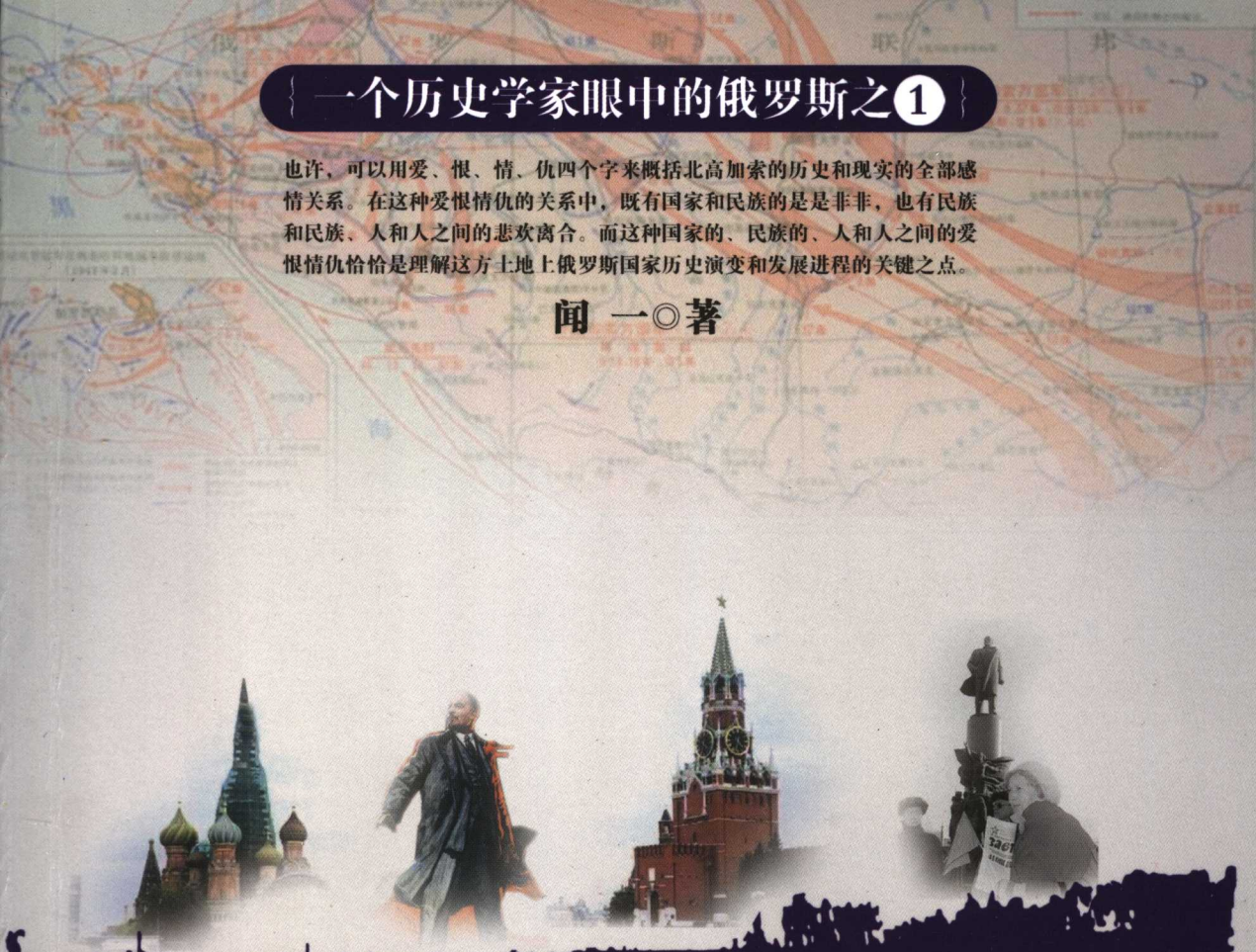


{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之① }

也许，可以用爱、恨、情、仇四个字来概括北高加索的历史和现实的全部感情关系。在这种爱恨情仇的关系中，既有国家和民族的是是非非，也有民族和民族、人和人之间的悲欢离合。而这种国家的、民族的、人和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恰恰是理解这方土地上俄罗斯国家历史演变和发展进程的关键之点。

闻 一◎著



走出

北高加索

ZOUCHU
BEIGAOJIASUO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之 1

也许，可以用爱、恨、情、仇四个字来概括北高加索的历史和现实的全部感情关系。在这种爱恨情仇的关系中，既有国家和民族的是是非非，也有民族和民族、人之间的悲欢离合。而这种国家的、民族的、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恰恰是理解这方土地上俄罗斯国家历史演变和发展进程的关键之点。

闻一◎著



走出

北高加索

ZOUCHU
BEIGAOJIASUO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北高加索/闻一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5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 1)

ISBN 7 - 210 - 03377 - 7

I. 走... II. 闻... III. 俄罗斯 - 历史 - 研究

IV. K5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812 号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之一:

走出北高加索

闻一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300 千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7 - 210 - 03377 - 7/K · 436 定价: 29.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 6898827 电话: 6898893 (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闻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著述：

- 《苏联的过去和现在》（战士出版社）1980年。
《布哈林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苏联史纲》（1917—1937）（合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
《苏联史纲》（1953—1964）（合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世界史通俗演义：现代卷》（合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走近俄罗斯》（三联书店）1997年。
《解体岁月》（《俄罗斯情结》三部曲之一，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
《谁为领袖谋划》（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
《俄罗斯大特写》（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重返莫斯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山外青山》（青岛出版社）2000年。
《俄罗斯深处》（《俄罗斯情结》三部曲之二，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
《回眸苏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绝色，俄罗斯》（台湾书林出版公司）2003年。
《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译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
《走近伏尔加河》（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年。



策划组稿：朱卫东
责任编辑：曾 熙
版式设计：蔡二弘
装帧设计：柏拉图工作室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总序

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发展是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俄罗斯的历史是扑朔迷离、五彩缤纷的。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种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全交织在上演这出壮阔戏剧的人物的思维、言语和行动中;这种扑朔迷离、五彩缤纷齐集于推进这种声威俱下的事件的运筹、决策和实现里。无论是人物,无论是事件,它们总是那样声情并茂,勃发于天马行空之势,通行于凯歌冲锋之阵,即使消匿,也消匿于壮怀激烈之色。

因此,一部俄罗斯史,一部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史本来也就应该是声情并茂、五彩缤纷的。它应该有活的人、活的思维、活的行动、活的事件的自始至终的全过程,或者说,在我们后人复述、再现这一历史时,千年的人和事应该活在我们的文字语言里,应该活在我们的思维、推理和结论之中。而遗憾的是,我们有不少对俄罗斯历史的复述和再现的文字却是枯燥的、贫瘠的。其所以枯燥,是因为在这些复述和再现的俄罗斯历史中,只有一些被精制得尺寸分明的条条框框,只有一些新鲜得不能再新鲜的词语口号;其所以贫瘠,是因为在这些复述和再现的俄罗斯历史中,除了预先想好的或者被预先规定出的结论外,就是不厌其烦的引语、领袖的话、前人的话、权威的话、他人的话,而就是没有自己的话、自己的思维、自己的结论。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的论著全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模式来制作了。先定下几个结论性的意见,再用政策方针来做基础,最后去筛选一些或者拼凑一些历史事实来填补几个结论间的空间。于是,一部浩然大作就成了。在一些人看来,不这样作文,不这样做历史,就是不严肃的,历史嘛,就是为了总结经验,就是为了教训人的。于是,历史就变得森严起来,历史就成了厚厚的一叠纸上的空话,历史成了工具、手段、指示、命令,甚至仕途的台阶,成了所有可能成为的一切而偏偏就不是历史的东西。

历史论著的长短本不是一种表明这种论著科学性高低、贡献性大小的标准。可现实生活中就有那么一些死规定:5000个中文字以下的文字不能算论文,描写了人物和情节的文字不算科学,而叫做“通俗文章”。甚至,权威学者们还要

花费无数的精力来界定这种“通俗文章”，什么是“通俗文章”，什么人去写“通俗文章”。而一切界定中最令人望而生畏的界定，就是“通俗文章”是不能作为科学考核的依据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厌烦了这种森严的、只有结论的历史。1997年，早在《走近俄罗斯》一书的序言中我就写过：“不知为什么现在的史学文章写得越来越枯燥，越来越没有文采，越来越叫人不耐烦去读。我自己的史学文章也是这样。似乎还有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现象，那就是一些写得有趣的，生动的，有文采的，常常被冠以‘普及读物’的好听名称，而被打入史学文章的另册。一些史学同行宁肯被大块大块的史学文章憋死，也不愿屈尊于‘普及读物’的‘雕虫小技’，期盼着有朝一日史学家的尊号落到头顶时不会为往昔的平庸而羞愧。而我喜欢色彩和情趣，希望史学和文学的融合。”我也喜欢平凡，喜欢平庸。不过，这句话在那时我没有写。

从《走近俄罗斯》起，我便离开森严和神圣，走上了一条平凡的、平庸的、被许多人认为注定了不会有光环的史学研究和写作道路。10年过去了，用得上一句老话，岁月如飞。我不再写那些严肃的论著，所谓严肃，我一是指那些什么可写什么不能写的界定，二是指那些先验性的条条框框，三是指那些烦琐的注释，那些比论著本身都要长出去许多倍的、表明自己知识是如何渊博、资料是如何可靠、引证是如何权威的注释。当然，我并不是笼统地不写论文，我只写我根据历史事实必须写的东西，我只写令我不写则不能心静的东西，我不再用那些庞大的、几乎要吓死人的注释体系去烦扰读者。收集在这套书里的论文集《凯歌悲壮》就证明了我既在森严的、神圣的“学院派”氛围中从事过不通俗的研究，也证明了我从这个氛围中的走出。而我可以告慰我的读者的是，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一系列论文中虽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但我写的是真话，我所追求的是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真相。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说，现在还想说的是，历史论著不能板着面孔，因为历史本身就不板着面孔。历史需要活的气息，需要活力，需要色彩，因为它本身就充满了活的气息、活力和色彩。《走出北高加索》是一本试图用活的气息、活力和色彩来描述北高加索和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的书。在这个我用形象、感情、甚至呼号和悲叹的文字组成的书中，一切都是跳跃的、波动的、变幻的，一切都有各自的形象。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它们都穿越于过去和现在之间，它们都飞腾在苍穹和大地之间，它们都思考在存在和否定之间。我要说的是，《走出北高加索》不是纯粹的游记，也不是好事的文人们所宣扬的“行走文学”，尽管读者可以在这些文字里看到山山水水，有目的愉悦，有耳的声响，有心的情感。

任何历史都有可以颂扬的一面，也有需要评析，甚至否定的一面。颂扬是为了历史的前进，而评析和否定也是为了历史的前进。没有只在一片颂扬声中的

历史,也没有因为评析和否定就会颠倒了历史,并进而会将历史前进的方向引向歧途的事。苏联的历史同样是这样。我在《回眸苏联》一书中说过:“过去,人们对历史之‘正’已经说得很多,很深刻,很系统,很有理论水平,而恰恰是对苏联的历史之‘反’没有说透,甚至讳莫如深。造成苏联解体的恰恰不是苏联的历史之‘正’,而是它的历史之‘反’。尤其是当这个庞然大国已经不复存在时,尤其是在当俄罗斯已在按照新的方式前进和发展时,探讨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反’,就是极其重要的事。仅仅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人,这是最容易,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但苏联历史之‘反’却要复杂得多、深层得多。‘反’之不识,又何以识‘正’?‘反’之不除,又何以求‘正’?人们总是喜欢‘正’,而忌讳‘反’。而历史学家的使命偏偏是要在‘正’、‘反’之中求真理。”

在《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中,应该说我全是探讨的苏联的历史之“反”。我的着眼点就首先在于探究“反”中的恶,并试图从这种近乎无情的反思中寻求到一种历史如何不再坠入此“反”中,不再为此“恶”所左右的实质。因此,这本书的文字是犀利的,甚至不仅仅是批评和批判,而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抨击性质。现在,人们已经不习惯“抨击”这个词,似乎它只能是用于否定的意义上。但是,我觉得,对于历史前进过程中的那些“反”、那些“恶”,即使是在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也需要抨击。因此,这本书中的文字更近乎杂文,但是它们都是以严格的事实为依据的。同样,现在人们也不大愿意说杂文这个词,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只需要歌颂,也不需要揭露,因此唇枪舌剑的杂文应该被淘汰。而我说,为了正确认识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为了历史的前进,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需要杂文的。

《走出北高加索》延伸了我在《走近俄罗斯》《俄罗斯大特写》《重返莫斯科》和《绝色,俄罗斯》中对色彩、文采的追求。它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文字描述了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则继续了我在《山外青山》和《回眸苏联》中的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追求,它同样也在色彩和文采上尽可能地下了工夫。总之,我从多方面考察了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这个多方面融合了“学院派”的严肃、学者的探求、文人的情意,甚至还有旅游观光者的闲适和安逸、酒后茶余的侃侃而谈。于是,所有这些文字就组成了我眼中的俄罗斯,一个较之单纯的论著要多彩得多、丰富得多、趣味得多的俄罗斯。而这个俄罗斯,我认为确是一个现实的俄罗斯,一个我们需要去更深入了解的俄罗斯。

我将继续我的对色彩和文采的追求,我将继续我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对俄罗斯的考察。同样,我也将继续我的平凡,我的平庸,我的被一些人认为注定了不会有光环的研究和写作的道路。

闻一

2006年春花烂漫时于北京南横陋室

序

俄罗斯的北高加索是个十分迷人的地方。它的横亘在地平线上的苍茫的大山,它的在山谷间湍急的奔腾跳跃的捷列克河,它的各自相异又相互糅杂的多民族风情,它的殷勤好客而又粗犷的居民,它那诗一般、画一般,而又谜一般的大地、峡谷、清泉,在湛蓝的、浩渺的天空下,是那样的充满活力、那样的诱人、那样的永恒,又是那样的荒僻和凄凉!

若不是这诗般画般的永恒,若不是这诱人的荒僻和凄凉,俄罗斯历史上的精英们,列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还有那些被放逐的十月党人、革命志士便不会去那里,便不会在被监控的情况下用心和血泪写成震撼世人的文字、留下他们壮怀激烈的话语。在我接触俄罗斯历史和文学的过程中,在我第一次知道有高加索这个名词后,令我最震撼的一幕便是莱蒙托夫在北高加索的决斗和死亡。在那个暴雨倾盆而下的黄昏,在那个五山顶上滚动着乌云的时刻,莱蒙托夫死于那个他曾经谴责过的决斗、那个他曾为普希金的不幸死亡而诅咒过的决斗。而他恰也偏偏倒在这决斗的枪口之下。于是,这北高加索从此便深藏于我的心中。

我第二次对北高加索有所了解,是我开始面对苏联历史的时候。那时,苏维埃红军直下北高加索、将死敌白军首领邓尼金和弗兰格尔赶到这俄罗斯的南部边疆,随之外高加索共和国的成立的壮阔画面让我动心,那高加索大山的群峰、捷列克河的湍急从此便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在苏联解体后的那个动荡的岁月之中,我第一次接触了有关北高加索,尤其是车臣地区历史的机密档案之后,我对这个在俄罗斯的历史之河中永远翻滚、沉浮和喧嚣不息的土地有了更多的了解,随之对苏联这个国家也就有了全新的认识。随后,我就写就了《车臣往事》等一系列文章(它们最早刊载在《读书》等杂志报刊上,后来收入我的《山外青山》文集)。在俄罗斯联邦的历史进程中,车臣问题,北高加索问题典型成了车臣战争,第一次车臣战争,第二次车臣战争。于是,车臣问题,北高加索问题也就从纯粹的民族问题、社会的动乱问题演变为俄罗斯国家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民族极端势力的战争问题。由是,无论

我对苏联历史的研究,还是对现实俄罗斯的关注、考察,北高加索就都成了我目光中的焦点。在我看来,没有了北高加索,俄罗斯就是不完整的,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物。

然而,这一切只是纸上谈兵,只是我与发黄纸页的接触,只是我与弥漫于苍穹之中的难以捕捉的声音、形象、人物的影影绰绰的对话。这对话是那样的遥远、那样的模糊、那样的越听疑问就越多,而寻求解感的愿望也就越强烈。于是,去北高加索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事。我知道这是一种近乎梦想的愿望,实现它有着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上苍眷顾,我终于有了去北高加索的机缘。

那是2004年10月,是在“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后的整整一个月的极端惶惑不安的日子里,是连莫斯科的朋友们都视别斯兰、北高加索为危险的狼虎之地的日子里。然而,我去了,我终于踏上了那块土地,那块是非之地。当我的目光一接触到别斯兰的、弗拉季高加索的、北高加索的河流、树木、清泉、居民之后,北高加索对我来说就不再只是纸上的字、话语中的词、记忆中的碎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像人那样有血有肉的肢躯了。在我的眼前,北高加索动了起来,活了起来;当我站在横跨捷列克河的大桥之上时,头上的天,脚下的水、远处的高峰,身旁的人都成了活的北高加索的组成元素、它的灵魂。于是,我触摸到了北高加索的身躯,感受到了它的呼吸,体验到了那些藏在纸背和用文字书写的信息后面的情和意。于是,就有了我收集在这本书里的一系列文字。

这些文字是我对北高加索的感性的认识,是我的基于理性的真实情感的表露。也许,可以用爱、恨、情、仇四个字来概括北高加索的历史和现实的全部感情关系,在这种爱恨情仇的关系中,既有国家和民族的是是非非,也有民族和民族、人 and 人之间的悲欢离合。只有置身于这里的居民之中,只有在这里的房舍和庭院里,人才能更多地、更准确地感受到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恨情仇。而这种国家的、民族的、人 and 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恰恰是理解这方土地上俄罗斯国家历史演变和发展进程的关键之点。

我所以把这本书题名为《走出北高加索》,是因为我写的几乎全是我走出北高加索后的感想和认识,而不是我走进北高加索的纸上的理解和推论。在这片土地上,我看到了那些存在于俄罗斯深处的事物,因而对这些事物的描述就有了一种近乎神秘的色彩。我走出了北高加索,见到了北高加索以外的天地,那莫斯科的,那俄罗斯更广阔土地上的天地。于是,我就有了我先前从不曾有过的比较,我对这北高加索以外的土地、这方我多次造访过的土地也就有了新的感知、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我更深切地认识到,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哪一个地区能如北高加索这般的重要。北高加索关系着,甚至决定着俄罗斯的现在,也关系着,甚至决定着俄罗斯的未来。而对于俄罗斯历史的认识和评述,北高加索也是重中之重。以往,我们在认识和分析苏联历史时,总是关注中央政府怎么怎么

样,俄罗斯地区怎么怎么样,而几乎完全忽略了对北高加索这样重要地区的认识和分析。

我在这本书里,不是写历史,而是写现实中的人和事,但是,是从历史的角度,是从古往今来的对比中描述北高加索。我的这本书具有很明显的叙事性质,但是,它又是游记式的,文字具有我竭尽全力所追求的文史相结合的风格和形容的、描述的,甚至是渲染的色彩。我觉得这本书好看,也希望读者看好它。

收集在这本书中的文字绝大部分是在 2004 和 2005 年两年中我对俄罗斯访问的文字。只有“寻访土尔扈特人”是 2003 年的记录,但由于这部分也是写的有关民族的事,从大方面来说,也和北高加索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同一题材,故一并收录于此。

书中的照片都是我亲自拍摄的,那些色彩,那些景色,那些影像是对我的文字的补充和渲染。

书中的文字,从我访问俄罗斯归来后,我就在写,断断续续,反反复复,直到这次结集出版,我又对全部文字作了新的增补,并新写了部分文章。自从我到过北高加索后,这方土地就成了我日常关注的对象,我总是在不断地回忆和想象那方土地上的风情和人物。我忘不了那些曾经帮助我能更好地了解北高加索的朋友,我怀念着那些在极端悲痛中依然向我讲述家事和国事的人们,忘不了那座第一学校、那些庭院、那些荒凉凄楚的边界线、那高加索大山的苍茫、那捷列克河水的咆哮……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北高加索。我祈愿。

闻一

2006 年春花烂漫时于北京南横陋室

目录

劫后别斯兰 /1

- 村口墓地——亲人的思念 /3
放一束鲜花在学校的门口 /10
牵动世界的体育馆 /18
人们啊,别忘了别斯兰 /27

边界线上行走 /35

- 小城春秋 /37
弗拉季高加索——占领高加索 /45
边界线上行走 /53
俄罗斯的风水宝地——五山城和矿水城 /63
寻访俄罗斯的“古代勇士”/71
从别斯兰到纳里奇克 /84

走出北高加索 /93

- 和“领袖们”交谈 /95
“阿尔法”的前指挥官 /107
居民区里无人知晓的康复中心 /115
半个世纪守墓,悄然一瞬间 /125

目录

莫斯科平安无事 /135

伏特加酒,禁还是不禁? /137

中餐——美元和卢布叠加的时尚 /149

一句令人尴尬的插科打诨 /159

拉夫鲁申斯基胡同的传奇 /166

苏兹达尔——一首圣洁的诗 /173

阿尔巴特街的风 /181

追寻列宁 /192

难得一见的通告牌 /205

寻找土尔扈特人 /211

风雪圣诞夜 /213

冰封阿斯特拉罕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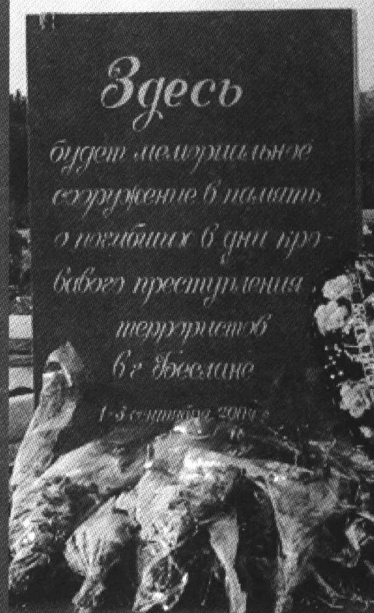
茫茫卡尔梅克草原 /225

爱利斯塔——沙上的城市 /231

再见了,土尔扈特人 /239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总跋 /245

劫 后 别 斯 兰



村口墓地——亲人的思念

2004年10月1日，我来到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的小城别斯兰，4天的走访成了无法忘却的记录。

当我走出机舱，一脚踏上别斯兰的土地时，那炫目的阳光和湛蓝的天宇从无限深邃的苍穹向人间俯视，青葱的林木和延伸至远处的绿叶的秀色令我陶醉，一股暖洋洋的、懒散散休闲的感觉流过了全身。就在这一瞬间，我忘却了这就是一个月前发生过俄罗斯和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数以百计的儿童和母亲为人质的恐怖罪行的土地。

一个月前，10月1日，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时，我作为嘉宾在凤凰卫视参加了三天的对这一事件的直播。当我从画面上看到那一幅幅惨不忍睹的景象时，我的心在一阵阵紧缩。我真想在瞬间就飞临到那片土地上去，去亲身感受那里的人民所身陷于其中的痛苦、悲哀和仇恨。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就是因为我是个研究俄罗斯的人，对这个国家和这方土地上的人民有着较之他人更多的了解和更多的期待，因此也就有了更多的情感上的牵挂。所以，我一来到莫斯科后，就决定要去别斯兰。莫斯科的朋友都说，不要去了，那里太不太平了。种种说法让人心烦意乱：恐怖分子向飞机发射导弹怎么办？在路上碰到恐怖分子怎么办？没有交通工具怎么办？边界上检查怎么办？看来，莫斯科人还真的心慌了，因为他们还从未遭遇过如此之大的恐怖和不安，尽管他们距离别斯兰有千里之遥。在他们眼中的别斯兰真的成了人间地狱了。然而，机缘之风还是把我刮到了别斯兰。当然，为了他人的安全起见，关于我去别斯兰一事，事前我对亲朋一字未提。

这一天，莫斯科机场的气氛如临大敌，增加了许多海关人员，检查也特别的严格。过关时，上身要脱得只剩一件衬衣，连鞋子都要脱下来检查。那像大刷子般的检查仪要在你身上上下前后来回照个遍。后来，我在飞机上看报纸，才知道正是从10月1日起，海关实行新的检查程序。真是幸运，我竟赶了趟头班车！飞

机上满舱,乘客都静悄悄的,谁也没有特别不安的神色。这和我在莫斯科感觉到的气氛全然不同。是的,既然决定飞别斯兰了,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只有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位女乘客让我多看了几眼。她皮肤黝黑,头发也是黑色,扎成两根长长的辫子,分垂在两肩。一身黑衣黑裙,只是一件传统的大花头巾披在肩上,很是引人注目。大概是由于别斯兰事件的缘故,我怎么看,她怎么像那些新闻图片上的“女肉弹”。当然不是,俄罗斯人谁都没有瞥她一眼,她也在那里安详地看报纸……

别斯兰机场却平静安详得很,没有特别的检查,没有如临大敌的海关人员,也没有端着冲锋枪和眼睛紧盯着人的士兵巡逻。机场的出口处站着不少司机,他们一见旅客出来,就走过去招揽生意。别斯兰惨剧发生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瞬间挤到了这座多少世纪以来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城。出租车成了小城最时髦、也最红火的行业,司机们一天挣的钱比过去几个月挣的都要多。这些司机们也成了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们几乎知道别斯兰城中所发生的一切,认识别斯兰城中所有的人,他们也似乎对来到小城的外国记者了如指掌。他们会告诉你:“住到‘弗拉季高加索饭店’去吧!记者们都住在那里!”只要你问,他们的话匣子就会打开,甚至他们会主动打开话匣子,这时他们俨然就成了小城别斯兰的新闻发言人。

司机哈桑一头柔软、发亮的白发,脸色红润,文质彬彬,不像站在那里候客的司机们那样粗犷。但是,他和他们一样好客和善谈。他目视着远方,把他那辆“福特”小面包车开得飞快,同时说:“您知道吗?今年8月份我就有种不祥的感觉,我总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事,总觉得有什么灾难要降临!您问为什么?好,我说给您听。8月,我们这里通常不下大雨,可今年的8月却大雨不停,甚至是暴雨,下起来没个完,真是奇了!下了雨,就刮风,刮大风,把庄稼都刮倒了,地里的玉米几乎是颗粒无收!那些用玉米进行加工的工厂全停了工,烟囱不冒烟了。还有,还有,有带腥气的水从大山下流出来,红红的,血水一样……”

我插了句:“你亲眼见了?”他忙说:“那倒没有!我是听说的。不过,8月的一个黄昏,当我开车从田野上走过时,我的眼前一片可怕的景象,到处闪烁着黑色、红色和白色的星点,像是魔鬼在眨着眼睛。我心里直嘀咕,完了,完了,大灾大难要来了,自那以后,我在梦里老见着这些颜色鬼火般闪烁……”

突然,路边出现了一种由黑色、红色和白色组成的景象,刹那间它令我全身战栗起来。我忙对哈桑说:“你看,快看!”哈桑看也不看地说:“大灾大难啊!大灾大难!上帝保佑吧!”

这难道真是哈桑梦境的显现?哈桑说神道鬼的神情影响了我,我让他停下车,心里一阵紧缩,向着覆盖着黑色、红色和白色的土地走去。而哈桑却蜷缩在司机室里,眼睛呆滞地望着这在他梦境中早已见过的景象。